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莫　漢

鶴山集卷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内制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朕惟成周之制策書世系官成政典雖各有職掌而典式法則太宰實總提之所以嚴載籍謹政刑信令而貽後也漢失其指禮儀章程律令軍法相國僅與諸臣分掌其一至我國朝始命宰輔盡倣成周之舊卿以忠忱

篤厚相予親政登顧羣獻宣昭令猷若玉鏤金科之書戎昭武略之要提綱既久厥有端緒今又以史筵著局屬卿董正而遴牘來上併露歸志夫此五書之目卿且不得以辭其勞矧方命卿以周公之事往求朕濟事有大於此者其勉為朕留總領衆職毋替成績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遂退閒不允詔

朕惟用人之法蓋非一途昔晉用荀林父秦用百里奚人始疑而終信之雖然抑可以為難矣使須暇三年終

無以自見也晉景秦穆不得為遂非乎以卿世篤忠孝肆排羣議倚殿東淮而新疆未固廢境喪師需章復來固請閒佚令秋防孔邇豈卿閒佚時耶其為朕量國力固封守明邦諜糾蒐慝察相翔先為自治之圖以杜必至之患尚有以雪殽邲之恥也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七月五日

朕駿惠先猷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非苟以爵位為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援賈誼書將以古大

臣之節自勵詞指開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為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葢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為諒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御能為朕蒐覽俊茂收回威力丕闡言路肅遏吏饕正當須暇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朕方以剛居中為甘節之主卿顧欲決於一去以蹈上六之苦節豈所望於舊學之臣耶典聽朕言亟祗厥叙

擬御筆褒鄭清之

朕倚卿舊學助理萬幾卿迪德靖恭秉心純亮正塗四闢吏道一清厥功茂焉乃自仲夏以來屢伸卜相之請兹又力祈閒退至於申詔四五面諭再三沖尚莫回殊拂朕志今以手札賜卿其毋重陳往即乃事以副朕眷留之意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宮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十二日

七十而致為臣禮之節也若耄期稱道不亂則有不得謝者故在朝則共王杖大祭祀則供杖咸非惟貴爵崇

齒亦以乞言攷德如鬳聖武公延州来子皆年過九十固不以齒為限也朕閔勞耆碩聽就退閒祕殿隆名真祠閒禀亦庶幾月存日秩之意參諸經理孰曰不可毋以辭遜為也

曾參政從龍生日賜牲餼詔七月十七日生

儲休慶閥生德明時冠一世之倫魁陪兩朝之該輔爰頒好賜肅介壽祺其茂體於睠懷益勉殫於忠報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月望東維氣澄西顥時維四立報重十神敢迪遹彝章式
嚴圭薦庶綏神顧申錫邦休銷弭沴祥導迎和氣師干
載戢年穀屢豐嘉與函生永嚴昭事

閶喜宴口宣七月十五日

樂得賢才式頒燕衎樂奏嘉魚之什歌陳鳴鹿之三爰
示周行匪章私惠

賜吏部尚書李堂乞歸田里不允詔閏七月四日

朕始躬萬機靡遑他務迪顲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恭

先為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衰而陳誼再三繩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特其大閑耳若耆耋好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為限也書不云乎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尚安厥位毋駿爾行

賜知閤韓休乞休致不允詔

上閤之長九儀是司擇之故常必付耆宿卿以勲臣之後練習憲章正賴儀刑以重賔賛而仍歲請老求遂私佚此非朕所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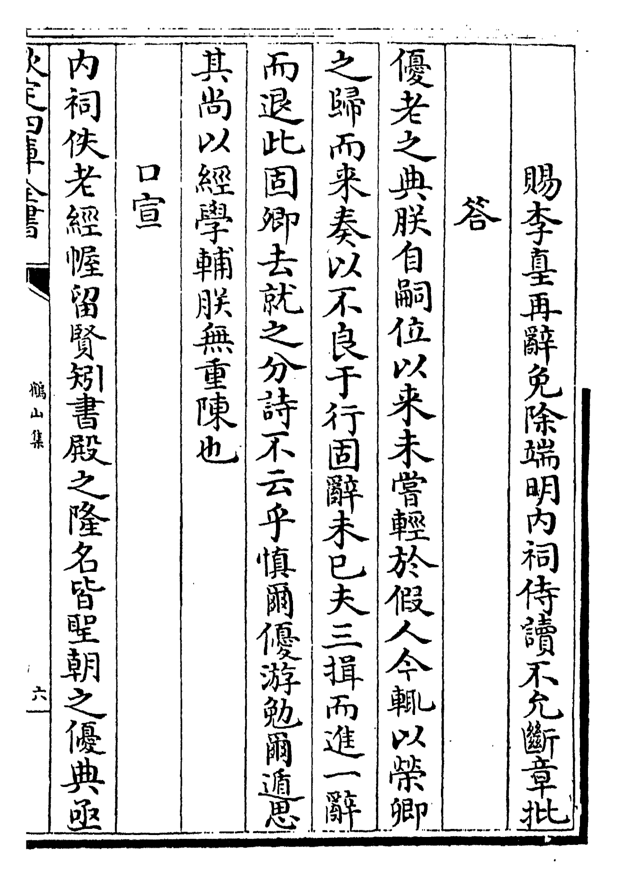
賜李𡌴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

讀不允詔

承明學士之選凡宥府之初除從臣之久次者為之若優以內祠留之經幄自非耆宿不在茲選卿三朝敭歷之舊副朕東求而陳力不能累章來㤀夫知止知足者人臣律已之分而尚德尚齒者國家禮賢之宜是用閔勞禁塗參攷故實凡以待久次處耆宿者併用付卿禮秩既優眷懷未慭其毋固謝嗣有寵章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

朕倣操大權卿首以忠清蠲滌垢汚臍乃辟于成憲乃有非謀非彛以肆甚間迨吏掌書命攝貳選曹猶幾委遏愆違昭乃辟之汝庸也而書詔塡紏以沴節宣之和數以告諗茲庸擢正貳卿晉兼瑣闥蓋官雖要重而事簡於前其庶乎可留以汔濟乃辟矣始卿以元祐望我間為朕言曰今元祐絶望朕聞之惕然若遏舍去其果無望也夫



賜李㙜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批

答

優老之典朕自嗣位以來未嘗輕於假人今輒以榮卿之歸而來奏以不良于行固辭未已夫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此固卿去就之分詩不云乎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其尚以經學輔朕無重陳也

口宣

內祠佚老經幄留賢矧書殿之隆名皆聖朝之優典亟

祗厥敘毋費于辭

賜葛洪再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癸卯詔書嘗為卿言昔人如周之𠪚聖武吴之延州来皆年過九十而不得謝斯言屬耳而忱請再𤻲朕惟七十致仕古有明訓大夫云者亦公卿之通稱然而由周以上耄不得謝尚多有之盖不特前二人為然或者既嘗在大臣之位則當與國同其戚休非若卿以下得以引年嘉遯也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其毋重

陳以章朕之不德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自比年以來義理不競名節隳頹思得守誼握正秉忠蹈方之士表儀羣辟是用待卿為政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卿猷念專固不肯設中于心以相從也今外訌內爨事會還來豈卿閒[平秘切不醉而怒也]遯時耶詩曰獨寐寤歌永夫弗過舊說謂誓不過君之朝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也今卿以二

說孰是孰非奚厚奚薄則去就决矣朕命不易卿來毋遲

顯恭皇后下宫修砌山牆告遷神御表文

歲省宫牆荐更歲路正偪功而興作當移御以即安敢以靈辰首伸虔告

賜陳卓乞解僉書樞密辭執政恩例奉祠不允詔

朕惟天命難諶事幾錯出肆庸衆建該輔以綏我受民

維時百工莫肯夙夜曁厥表臣不恤我士厥既憲禁宣猷以申儆之惟卿踐修有聞翊我樞筦尚冀與二三大吏祗勤無怠以律我有臣以浩然懷歸陳誼懇懇雖以視恩政路厥有常典亦不我屑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其克忱裕乃猷以訖爾庸

賜陳韡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比歲姑息成風誨姦賞盜訌潰相襲勢盡復然雖以王之爪牙有不可恃而南徐又見告矣卿以忠忱內發威

信夙孚殄剿所加靡有遺育庶其為朕免於誨賞之恥以張辟威以折亂萌晉攝文昌庸昭在師之寵而辭弗敢有且曰若假千百人之命以求寵利天且不容况於人乎嗚呼此古人哀矜勿喜之意充是心也可以無愧於天牧矣懋功之典匪朕攸私

賜陳卓再乞祠不允詔

癸未詔書言未脫口而忱辭再簉秉誼莫奪惟令戎心弗讋疆候繹騷積賢累才猶慮弗給而無背無側何恃

不虞矧惟股肱之臣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今國事未濟而私佚是圖匪朕攸聞尚其以義自閑永弼乃后

八月半禱浙江設醮青詞

金令方中正潮汐瀰漫之候土功未戒有隄防潰决之憂敢希顧諟之仁爰舉醮陳之典仰冀天神祚善益鞏固於皇圖川后静波俾妥安於京邑庶偕億兆永荷生成

擬趣召崔與之御筆

卿自鎮屬南還屢詔不起清名高節朕甚慕之方時多艱待卿為政庶資廉靖以礪廉隅毋庸固辭亟副虛佇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 九月一日

叶熊羆之卜正渭濵八十之年歌鳧繹之詩祝魯國萬千之壽爰攷匪頒之式庸昭眷遇之私既有旨酒又有嘉殽以將其厚意俾爾戩穀降爾遐福尚輔予一人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宫設醮 九月一日

歲歷三時爰屆季商之候日周六甲適丁元命之辰載

被殊庭肅延真馭仰冀無私之造式開有永之祥天威
咫尺庶享克誠重瀆再三尚陳餘懇惟冀有嚴帝鑒申
錫邦休長垂顧右之仁益保靈長之慶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九月二十九日

觀度銅渾正龍駟開晨之候調元玉鉉記熊羆協夢之
辰肆迪彝章式頒嘉賚美鄭公之德爰加授粲之勤頌
魯侯之功益介如岡之壽

告太一祝文

五福 君綦 太遊 小遊 天一 地一 四神 臣綦 民綦 直符 闔宫之神

蓐收告謝朔易闓辰孜四啓之彝章舉十神之秩祀伏冀忱辭孚格靈監博臨三務成功各保室家之慶四夷慕義永銷兵革之虞

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奏告太廟景靈宫祖宗

祝文 九月二十日

臣維前寧人嗣大歷服在時邦哲有相汝愚定策宫闈計安宗社昬湖弓劍歲一星終高廟衣冠德百世祀載

疇侑食無易元功畚築云初吉圭以告 中殿易云繪象云初

青詞

昔在寧考相維汝愚猶高元祀之功宜與大烝之享師虞旣穆象肖聿新茲惟有國之常經仰冀在天之昭鑒

賜李𡊮乞還故里不允詔 九月二十四日

朕惟周有黃耈台背之老詩人以美王漢無白首耆艾之臣識者以憂世肆稽衆允咸顲時髦卿以四紀勤勞三朝敭歷長我六事為今名卿曾幾何時數以歸諗且

夫經惟史觀有理義之悅心書殿祠宫非筋力以為禮何疑何間予請予求眷聖武公耄期而入相延州耒子九十而帥師為朕少留於卿奚損

賜李𡌴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書不云乎尚猷詢玆黄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古之人欲其罔愆也雖以旅力既愆之人尚幾其我有焉今卿陳力不能累章未已所以自為謀

則善矣朕獨不惜良士之去乎而況比日以來狄難未息邉聲孔棘淮漢陝蜀羽書重跡朕為此懼正惟黃耇成人是諮是信令顧以禮律義命自儆以親舊規曉為疑夫委質為臣茍有以畢誠殫慮濟登乃辟如漢汲黯則寧復以居中我嫌勉蹈前修毋庸亟請

安癸仲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勑四川官吏軍民等朕以眇中嗣守歷服上天孚佑一紀于兹虔恭夙宵罔敢暇逸載惟西蜀居國上游蠢兹

不庭敢犯王略乃季秋月朔疆吏告警維時閫帥進屯險要獎率王旅若守封扞敵之臣曁我將士躬冒矢石挺身戎行雖時有克捷而賊勢鴟張音郵隔絶深慮踰闗越險滋蔓難圖朕為民父母而不明厥德綏御失道以召釁納侮使吾赤子仍歲勞不得息將吏披甲冑不得卧恫瘝乃身過實在朕一念及此疾首痛心惟爾官吏軍民念三百年涵養之恩其尚一德一心以殄殲乃讎朕既頒手書以付彦吶爰命太府卿安癸仲兼四川

撫諭使奉將朕指勞問將士撫綏黎元招輯流散糾合驍武其有監司牧守摅將勇夫巨室豪民忠臣義士凡以靖難敵愾為吾制臣之助者姓名來上朕將第功行賞大報忠勞勒名策書垂耀罔極爾其聽聽朕不食言故兹撫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鶴山集卷十四

鶴山集卷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奏議

奏乞為周濂溪賜諡

臣猥以晩學誤被東注擢司詳刑既服攸司會漕輓空官復令共二顧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没有䘏章載在史冊者臣既不復贅陳然其間有道

德隆重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未舉易名之典則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缺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訖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焉耳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爽離判渙莫適與歸醇質

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之日少亂之日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

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
聖開來拓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理亂萬世之明
闇所關繫蓋甚不淺特以命秩弗崇其於節惠之文未
有能發明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
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
太學録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會學不
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
之亦未及以為言誠為闕典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

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將周頤特賜美謚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勵誠非小補如程顥兄弟併得在易名之典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臣本為蜀人致甘棠之思而僭言及此越職踰分臣知罪矣惟陛下裁之

小貼子

臣又照得周頤及程顥兄弟倡明絶學俱有功于斯道今不惟未舉易名之典而爵列未加亦不得從食

于先聖先師之廟誠為未稱欲乞併下禮官檢㑹胡

安國等嘗所建請討論施行

又小貼子

臣切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

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實宗周程録其後而遺其先

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併乞睿照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宗

社大計

照會臣猥以空疎誤蒙簡拔洊領使軺早夜以思莫遑
寧息凡耳目所聞見吏治之臧否民生之休戚已嘗累
具奏陳冀圖報効雖悉荷嘉納而孤忠直節韜晦未彰
尚有適隸臣所部而臣熟知其事者倘避再三之瀆嘿
不以陳臣為有負昔者文彥博富弼定策之功因王同
老而後明王珪立子之議追其子仲修而獲顯以大臣
定大議猶為忌者所掩不得暴白於時矧以小臣藐然
朝著之後與身當事任者蓋大相懸絶乃能長慮却顧

白發宗社至計於簾闈猶豫未决之初時宰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至肯絶勿敢言憤恨以殁臣職在諏度敢殫敷陳臣竊見故中奉大夫游仲鴻果州南充縣人禀姿粹夷操行剛正臨節見義凛不可奪故相趙汝愚帥蜀之日嘗招置幕下多所正救後以薦居朝列雖歷落百寮之底而忠精憤激莫非愛君憂國之誠汝愚既秉政機凡事無鉅細率以諮問逮紹熙末年國有大故中外震怖莫知

所出仲鴻由科院上書其詞至謂與其死於亂兵之手寧先一鳴以身膏鈇鑕於是涕筆俱下又數勸汝愚宜速定大計汝愚焚去其紙而心有感於其言越二日再見則汝愚責之曰君所言何事而書之紙耶仲鴻又為言公為大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可也會相臣倉皇去國仲鴻在祀事誓戒中又移書諗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七月甲子禫陛下龍飛其定策固皆汝愚之功而句發其端勉効惓惓之忠者仲鴻也俄遷軍器監主

薄汝愚既出仲鴻乃力請補外差知洋州及汝愚遭變韓侂胄之黨相與出力誣以大惡之名罔以不赦之罪而文致之辭波及仲鴻至謂其陰知汝愚覬所非望乃迎合以干進此慶元二年章疏也賴陛下聖明止罷知洋州而已其後臺臣再論極其醜詆皆臣子之所不忍聞乃慶元四年章疏也復賴陛下聖明但降詔戒諭而已且慶元之臺官與仲鴻不知有何仇怨而一再論列直欲加以竄謫之罪蓋不溢仲鴻之惡則無以厚汝愚

之誣姦言滅公邪論醜正一至於此天理不泯事久自明六七年之後朝廷收録仲鴻再以藩府擢以利路漕節仲鴻亦勉自激勵以圖報効既以事連挂統戎吳曦憚之走書佗胄俾之代去曦既僭竊仲鴻誓以必死前知潼州府劉光祖嘗舉以自代其詞謂仲鴻甲寅在朝建大議於簾闈未決策之前乙卯去國進讜言於權臣欲用事之際是數語皆仲鴻平生行已之大節其後又有以告于宰執者事既轉聞蒙恩遷秩訓詞有曰載嘉

靜退見重鄉評何愛一官以旌耆德仲鴻得此亶謂榮
遇然褒遷之詞乃以嘉其靜退之節至若紹熙末年陳
宗社至計而慶元初載翻以是幾陷大僇仲鴻終不肯
自明以訖於死則其事未經褒録是於勸忠賞善猶謂
闕典臣愚欲望聖慈特垂睿覽下本路監司於本家取
索當年事蹟及所上書疏與劉光祖所作銘誌宣付史
館仍下有司别議褒録俾其讜言深識後世有傳則豈
惟足以慰仲鴻九京之忠魂其爲臣子匪躬陳誼之勸

誠非小補

小貼子

臣照得仲鴻之子宣教郎前知遂寧府小溪縣游佀好學篤行克世厥家如蒙朝廷以仲鴻未蒙顯賞將佀特加録用尤足以為臣子匪躬陳誼之勸併乞睿照

奏乞早定程周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

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髙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恂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强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簡汪伯彦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来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

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柬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輙為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黄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令録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届承學之士聞風興起盖學術之

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兹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邇年以来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

犯分洊瀆聖聽伏俟斧鑕之誅

貼黃

臣曩者本為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爊矣既荷聖慈惓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有功亦不在周頤及程頤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者門人嘗欲諡為明誠中子司馬光以

為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令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

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臣跡遡之蹤自請郡西還十有七載兩蒙聘召三授郡寄以至按刑將漕分閫守藩忝竊殆徧以書生分量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月正元日陛下親御正牙誕受寶鎮會朝之盛觀聽攸屬而臣顧以是日首被特詔之命傳曰

敬其事則命以始今陛下既施其教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言不以堯舜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陛下安用省記於積年之餘收召於萬里之遠也臣聞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闢闔陰陽範圍造化進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易於坎離互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

中也於日為戊巳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為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為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堯典一篇惟克明俊德乃命羲和疇咨四岳等事堯無所為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為善

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而理僅無曠事爰曁三代曰籲俊尊上帝曰陟丕釐帝命曰以敬事上帝凡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當事任者豈樂於獨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有位者豈樂於唱

默而常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技人之彦聖秦臣知好之以保子孫黎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聞識樂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皆自已出而況屈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當有非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来者皆徒思也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昭昭然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而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證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

之德也是篇凡四言而意實相貫蓋人與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動乎體而為夢見乎龜而為卜雖遠在巖渭夫孰非此心之感況山澤之氣亦我同體者也毓靈産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後世之君臣所居者既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所感然哉下之從上後之視前更相承式而才氣愈隘沈默拘攣以為謹也纎微煩𡚁以為能也以濟時須且弗暇給況遺後乎夫天地山川

之神氣亘千古猶一日而人才絶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徼然耳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諸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於祲煇未嘗有毫髮之欺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廹有寛易而無狹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勞逸以時喜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爰自後世或人主獨運萬機而乏羣臣之助或大臣兼總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既

日不暇給則於長算遠馭寧無所遺光武賢君也視朝至昃夜分乃寐太子憂其失養性之福諸葛亮賢相也所啖食不至數升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食少事煩人以為憂夫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鞅掌獨賢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局陰拱默視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性情之正養壽命之源哉此不能與

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夫内而宫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幾微之不勑是謂曠天工而違時幾爰自後世或自謂智足徧察或例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咎直臣多取名歸過是心既勝賢路益狹班固贊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帝中年已謂名臣文武欲盡詔求跅弛之士宣帝之後僅一再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

盩厔令拜諫議大夫以遣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顧問人才固不易得而亦非果無好臣所教苟用可制故無以盡得天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閉閤南臺闕員正牙罷奏庶官不對此豈真無才耶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則一語一事間耳昔之人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扶植而容養之相融於善意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敢逆疑於意

向之間所以無收並蓄擬緩急而遺子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濟時詒後之慮而中世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李廣起罪廾略塞而趙充國用五溪喪師而馬援奮冉肇廹變李靖出范陽煽亂真卿識河東寇結子儀封廷湊肆毒裴度見伐蔡屢衂李愬顯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厄霸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顔郭裴諸人將殁身不見矣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臣既歴觀前世每見秦漢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為之

廢書而嘆曰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休焉與天地相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莫有以是告其君者毋惑乎治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常浮於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非果無也風俗雖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為也拓而大之則在人焉耳於是的然自信以告于陛下且念更迭既久分絶榮進今重覲上國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展盡以冀君相之一動心焉倘蒙陛下留神省鑒而或有取於其言

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槩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為時輩出矣宗社幸甚善類幸甚臣不勝區區

論州郡削弱之弊

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强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强而王室弱故善治者能先時而

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内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毁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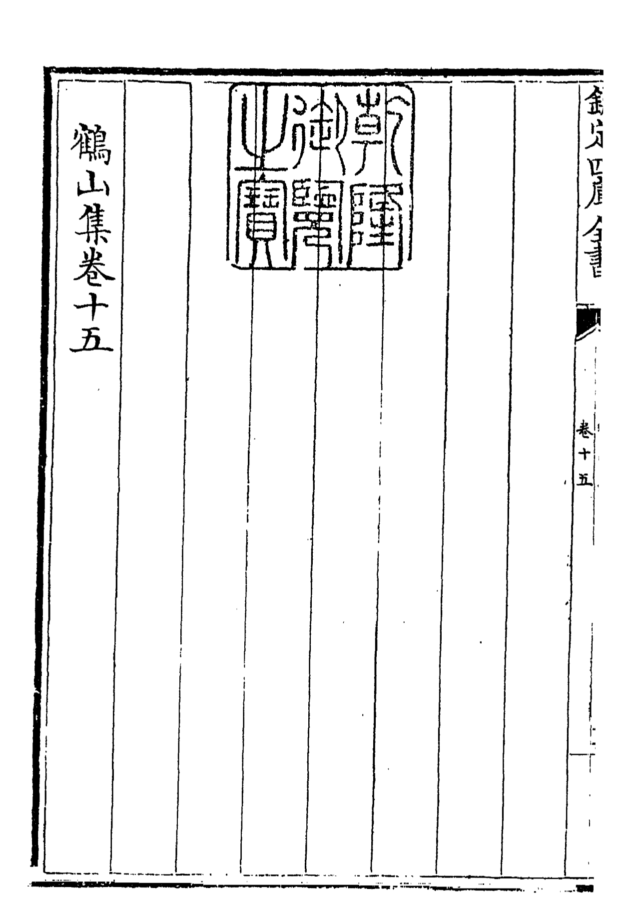
黄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虚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浙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寳元康定以後空内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廵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刼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歴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陜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逮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

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為招兵繕城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凜凜若此剏熙寧而降括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擣竅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斂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揺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盖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敵未嘗敢與之抗者

逮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寇闖淮薄江旣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比歲承平日久呉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勵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以披靡羣辟金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又闌斷黄五關如升虚邑嗟夫强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歴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三

京關陝為四巨鎮張所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况今所恃以為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韃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亟意乎此責之専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

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茍匪其人則責之重反以益其過任之久反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模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



鶴山集卷十五

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効而
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
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
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為
朝不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敝三邊總然為國長城
緩急有恃矣此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
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倘蒙陛下不以臣言為非即乞與
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黷聖聰拱俟斧鑕之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十六
　　　　七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李　駰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奏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劄子二道專論擇人分

四重鎮以備金夏韃事

臣聞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嘗因是重有感焉子於父母一氣而分故志之所至則氣亦至

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疴癢而不知之者知之斯速圖之然後父母之道盡而臣竊見乃者太陰示異彗孛告灾雷電連時海流失道其占凡爲陰盛陽微此蓋下動而上應其爲喘息痛疴亦既深切而爲民父母豈得以晏然於此臣嘗私自過計而深有隱憂焉且晉永和間太白犯東井犯左角熒惑犯歲犯月是時人謂石氏殘亡之證梁中大通間熒惑太白合於軫熒惑入南斗是時人謂東西魏分裂之證然而晉人北伐之師連歲不

利梁以牧守來朝之夢亦受降人之詐臣謂人之精神
血氣與陰陽五行相為流通故著乎祲象見乎占夢凡
皆此心之感況蠢爾庶類亦一氣而分者殆未可以此
疆爾界而歧之也臣竊惟金勢日蹙殆不過遊䰟假息
耳而連歲盜邊志在抄掠三陲將吏已不得休息況積
彊之夏新造之韃能保其不我窺乎夏人久有吞噬關
陜之志數通邊臣要結兵援秦鞏之會棄我先遁反謂
將懦士少更請濟師今又遠連强韃近向全秦行李往

來邀我未已利害難于推度真偽不可測知稍失應酬便生間隙而臣又自江淮以來聞之道路則重以韃人之憂雖曰韃政多門勢且分裂與完顏之始事體稍異然其摧金如拉朽乘勝如破竹似未易忽視也矧不得志於我者安知其不乘間于其中垂亡之金又安知其不求好于韃以紓旦夕之禍然則金未可忽而韃夏又未知其心藝祖皇帝不取太原正慮有西北二虜之憂況三虜之角逐而未分乎三才一本六合同氣一方有

敗則為民父母之心便如恫瘝乃身至隱憂切此非虛
語也況今稽之天地驗諸往昔亦既有證矣夫士大夫
心乎憂國則不過交談族議咨嗟嘆息若不能以終日
而卒未有一策可施者臣嘗妄謂使其汎汎悠悠如舟
流之莫屆行邁之靡臻以聽其勢之所趨莫若外示懷
柔以弭增寇之憂而内修守備以立久安之勢且下淮
東制司使遣小使諭志於韃使羣盗無以措其離間之
辭而夏人則令四川制司因其來使諭以各用所長分

道出師乘便即發不必更相牽引凡此者第以款敵而紓憂耳而在我者則當惜陰愛日汲汲然圖所以為吾自治之計精擇海内所推實可任事之人如江如淮如襄如蜀分四重鎮而虛心委己以付之假以事權助之財計凡所奏請隨即響報使得展盡以自用其一方必求賢任能選將練士必信賞罰屯田積穀必休養百姓謹固守封必同心體國互相關移其以次要郡如荆鄂金沔諸州亦次第選任責以實備如四鎮然凡此要

害之地使果能一一得人規摹既立無所牽撓實政是

講不事欺誕則精神風采必將旦異而晡不同行之二

三年間庶幾有備不猶愈於數十年間汎汎悠悠以聽

其勢之所趨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也臣頃者誤蒙

賜對雖嘗妄論及此然條貫靡竟今輪當面對昧死為

陛下申言之如蒙聖慈謂臣言可采即乞與二三大臣

熟議施行臣不勝區區

論實録鈌文

臣曩者濫員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板之藏每惟祖宗實録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録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為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為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然往往一月而釐為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脫略且如開禧元年北使趙之傑要陛下起受國書臣時

以館職獲陪朝著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為相北使烏凌阿天錫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內放仗罷朝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陛下徑還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矣乃聞韓侂胄為宰執言此謝郭然為之不知郭然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録會要聖朝日歷諸書徧加披閲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略及一二而實録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賜茶酒

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閤事王抃上疏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似專美于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仗罷朝事此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内制未有封駁故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説除僉樞張栻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乙卯申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繳還批詔且乞以宣徽命説臣即檢閲實録諸書則己卯事無所載止

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已當修正至八年乙卯事則又逸去夫主聖則臣直此最是先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莫知所决臣因記淳熙二年三月丙午朔祕書監李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受諸儒之説嘗下羣臣議雖不果行然實録不當全脱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為相竟白行之

實録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閱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每嘆孝宗皇帝明謨偉斷卓越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輙逢脫略夫卷帙猥繁若此而紀載脫略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齒故家遺裔尚可訪問亟與搜羅會萃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來臣伏覩實録院見遵詔旨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增入列傳臣愚欲望睿旨併下

本院令史官將兩朝實録重加㸃校儻有闕失如上所陳者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吏文不經去處悉與删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祖烈之意

奏論蜀邊墾田事

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强弱之勢雖蒙聖慈不以其狂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

農積穀最為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者訕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于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目擊之久真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為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制置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具已置局經理我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踊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罹虜寇已來利東之大散黄牛利西之皁郊

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隳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遂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伺隙乘機便乃可修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矧令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營田二者相近而不同營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

閒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効往往多于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毋責屯田之虚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阜郊之内湫池諸谷水關之内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内青座華陽鳳集之内盤車諸嶺大率昔為膏腴今成荒棄至于金州近裏亦多有

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髙山大陵之險可
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從來所不曽至之
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為
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
各隨便利趂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
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
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
兵民使漸食賤粟比之頃歲人若斛貴官若糴貴其利

害豈不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比于倉卒遣兵戍守亦萬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救蜀大弊為蜀永圖無出于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為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嘗蕩刼我梁洋及五

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
以暫紓失今不為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
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田又聞
西和一帶邊民覘知虜亦厭兵願各耕種人自為守夫
墾荒之利虜猶知為之而我不敢為原堡之固虜知葺
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坐長寇讐臣不知所以為策
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裏外咸
知耕播之利聞朝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

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為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于此惟陛下裁之

直前奏事劄子二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

遠夷利害五幾

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記注每朝侍前殿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造前凡所奏陳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寥問所謂直前故事則賓替之臣疑為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為職而每有含毫閣筆之羞竊有惑焉

帝者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儆其君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業一時不整勑誠以起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况今日之事幾微既著兢勑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畧士風偷薄世道頽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産既竭本根易揺此人心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濟淮

兩帥各有異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主初立委政舊臣歛戍息民招攜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叵測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鄰寇動静之幾也韃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偽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約既貴講畫而越國以兆戎交遠以疑近亦弱以誨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官之愧

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猋至則淪胥之悔將不及追是可寘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關于節目者言之沿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募兵民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疑豈無一可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沿邊功賞或謂

荆鄂總軍西陲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得四五官資累至數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次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埸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廪或謂給沿邊之閒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徙平江百萬倉于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髙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衆不容徧以疏舉

然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辯而衆決或分畀受任之臣審度而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日持久且無成説況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静遠夷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爲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

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政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諶察時幾之易失裒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猶愈于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惓惓之忠惟陛下速圖之

貼黄

臣竊見韃使方通已費朝廷處分又聞金主新立情態頗異使其鴟張豕突為計尚淺萬一蓄力養鋭而亦以和好之説嘗試于我將應之否乎竊料人情厭兵困役之餘必幸其可以稍紓目前而義理之是非事情之利害必有所不暇計臣今姑以利害觀之亦恐和金則韃疑交韃則金疑交金韃則山東疑況又事會方將幾微錯出皆未可逆料諸戎羣盜亦將以

是覘我淺深所關甚不小也欲望併諭大臣博訪而審思夙講而豫定使吾大體先立而常有以應之不惟可以折狡虜而消覬覦亦使苟簡遷就幸變遂非之說不得以乘間竊售伏乞睿照

論士大夫風俗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

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象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于人不成焉而託

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彊埸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為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䗁閭而語可出可入蓋耆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饑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

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頼於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删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

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徘徊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騈頸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褫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

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安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知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决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决知其有

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繫匪輕臣不勝區區芹曝之私

乙酉上殿劄子三 二月五日

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

臣不佞待罪史臣獲際陛下龍飛御極命侍從言語之臣以次面對竊惟澄源正本罔不在初臣不敢掇拾細微具文應詔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為天地之

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為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于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

應使行乎宫庭屋漏之間炯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睎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别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為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降劉向亦以為陽不閉陰陰見間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為應

既應則復為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
幸焉側聞陛下嘗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為之
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
且陛下居深宫之中十手十目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
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
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
愧于天也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
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其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祠為事常

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為饗常使此心恐恐翼翼如見乎其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也毋專以儼恪為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將弗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為儀也常使此心寛虛平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為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為化也常使

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辯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為以證諸庶民以攷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合也不然則庶民且弗信而況其他乎聖學淺深之候氣數屈伸之感世運理亂之變人物消長之幾根於此心決於此時惟陛下速圖之

貼黄

臣伏覩陛下潛邸舊名即躬行日用之至要臣今所陳一篇大意無出此字臣竊見祖宗朝惟周顒避英廟藩邸名字改名顒其餘文書格式于累朝舊名止是不得連犯二字如蒙睿旨下有司檢照祖宗故事施行亦足以仰見陛下謙冲表勵之意併乞睿照

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

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先帝大抵謂今之為士

蹤跡詭秘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自麗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年間得諸舊聞驗以親見葢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唱為道學之目者然而儒風鼎盛正理常勝自孽韓柄國又更偽學之名以排斥善類其始

也宗相之黜舉朝咸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
太學生上書固爭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先朝表章風
勵有益于人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寖士習日浮夫所謂
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
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
常不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
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為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
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其

偽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為學問以綴緝為文章以躁切為實才以貪刻為奉公踵陋習謏恬不之講方時苟安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畀耳卒之内訌外猘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于此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于經解語録諸生揣摩剽竊以應

時用文詞浮淺名節隳頽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開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宫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愠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為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嗚呼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立朝無正色犯顔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雖利在

盜賊利在寇讐亦委已聽命而已陛下與大臣俱何便於此哉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為迂腐毋以正論為闊疏勲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為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轂之可以

療饑也惟亟圖之

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

臣伏準正月己巳詔書令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準辛卯詔書令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疏賤旬月之間洊被詔墨竊窺聖意固欲兼采衆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夫使耆俊在服忠言日聞直不見疎才不招忌則聲氣之合有不待勸勉而至者不然闒茸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

親禮善而不用則稍知自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矣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逐異己以快其私元氣銷磨若不復見一旦哲宗踐祚崇慶垂簾振而新之則大小胥奮於是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為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禄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彦若崇政殿說

書則程頤名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庭黄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借才于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有丁寧惻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頓異乃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停既入雖若稍不逮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為女主中堯舜寧不信然臣愚欲望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内以稟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使

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位則實意所孚善類皆為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陛下幸毋以之才忽之臣不勝區區

鶴山集卷十六

鶴山集卷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奏議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

臣愚戇少通充員柱下逌者誤叨詔墨令得與講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説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説非後之人不古若

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是是非非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遹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籲之敘情以憫之其真實惻隱疾痛呼而家人謀也夫上以明白洞達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

知之夫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衹所以擾之迨其諱然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咎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迺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喻于今日者凡六事敢為陛下歷陳其目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跂足以望治于朞月間而天心難諶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向也寢火于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蛟于未噬今噬矣倀倀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

降詔求言矧茲旰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乆未有聞為惑滋甚甞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詔旨詔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葢由一旬之間雙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時稀踈寥闊若謂恭默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奚獨于求言聽言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暇寧猶御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

先帝殿擲幾一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顏屈己靡有厭斁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扣匭更無由至前夫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捐賞金以捕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灾異見于上而不悟百姓怨于下而不知變起蕭墻禍就衰替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為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壼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簾帷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剏又定省溫凊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

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内患外禍稠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毫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顔養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贊書旁午恩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葢深體此意也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王之忠謹視盜賊

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陛下未聞有愧謝袁盎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盡知使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為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肯奠居近在畿甸閭猶不能家喻戶曉遠而荆襄川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托名字以為亂階雖亦終于自斃而目前

塗炭無及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揺人心之大者今若内出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請吏

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井牧其田野不城池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蟻聚於淮甸閒抗民之精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李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朝廷至於辯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仗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于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追徐晞稷赴鎮全又屬櫜迎拜涕

泣自陳此豈惟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此全之所必不為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治之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勲業自奮第功行賞富貴方將是豈肯庇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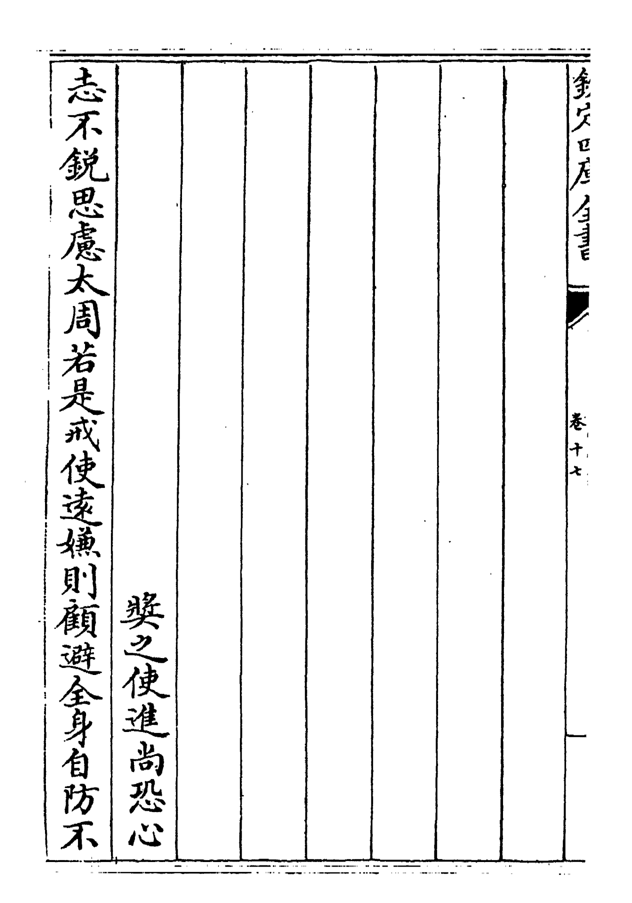
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策禄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于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于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喻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傅説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

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遂使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侯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陜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名為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土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代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

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今也不然頤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于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殆不及盡知但見應純之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晞稷蓋涉見疑于純之而代純

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睎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徵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試于數人之手而恝然不以動其心乎竊窺廟筭本欲彌縫禍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敗則陰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末未識意嚮姑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

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令明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略但資威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守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闕



獎之使進尚恐心

志不鋭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遠嫌則顧避全身自防不

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况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懐以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洩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為智事簡而慮周何為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畀軒輕天下士

以意嚮異同親疎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輕可以親疏則所得者寡廉鮮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令顧遏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備員夫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莫明是壞于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征趣辦為能根刷積負重催

豫借横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鏹一粒而用度無乏世安有是理然尚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豐谿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迫後圖得失熏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厨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于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怨而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為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揺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

寅協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心矣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諸君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况又物價騰湧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饑寒之怨功賞阜緩升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債帥次第推剝三衙兩淮近且不察襄漢梁益呼吁莫聞而尚以諸君之心為皆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于上大臣孤立于下臣不知何所恃

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穰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覬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模兢兢然圖所以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為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芼芼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臣復定為邪正二端以翼其說而陛

下試終聽焉臣嘗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

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正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默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于內修

者正論也謂寇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臣不勝區區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以

盡下情 七月二日

臣伏覩詔書凡內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以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

損為恒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為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況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于泰和也臣嘗以是考諸

今日之事而未能無惑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為是而下或議其非用一人也上之人以為公而下或疑其私上之人其詞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之人其念常紓而下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為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為陛下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內而畿輔之間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讟訛言今且消弭雖曰旱勢可畏而浙東一道雨暘時若雖曰物

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埸之事則齊疆䰟服以次來歸北土二寇日就衰弱雖制閫遇害而兇徒自劾已從鐫削雖狼心難保而委用得人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内患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月而潘丙之叛使我不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庇勤事之吏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

太白見乎晝皆為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孽元未翦除號令賞刑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彫郡以暴政涖怨民而根本既撥外則以假籍待悍將以弱勢操彊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實信之上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矣內而有位之士兼收並蓄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旌其勞雖多用親故然非親與故則無由知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資望則不必為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茍見其可任則

試之以方面雖違衆背公不遑恤也察其可制則待之以不次雖淫刑黷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亦非才旋即消弭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未有甚于今也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侍從之臣事不及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官號書詞頭實注紙尾經筵之選職在切磋動懷顧畏百官有司問例決事計考望遷以至將帥所以折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

盜賊戮辱監司所以揚清激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而與胥為市眎民如讎夫所謂大臣者所以表儀百工也今顧狃于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不能以盡其職尚得為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耆老所以勸賢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隆以爵秩錫以鞶帶未嘗有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子思所謂以高爵厚祿釣餌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髦所以重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趣以溫

詔位之間曹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孟軻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示優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優容而疑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逐之而實則喜佞諛而樂辯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必示縶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縶留而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褒之實則私同己而用小才也朝廷之上

士大夫曰以綱常名分不立為憂下之人則曰君命𣏌而主威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恥不張為慮下之人則曰苞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勵而何以遏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為然也臣日在陛下之左右而猶有未能釋然于心者陛下未明而尚衣進服始旦而司輦出房九門洞開七萃森列親臣近戚魚貫而入起居既畢二府分班奏事宰臣留身密啓然後贊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閤門報無

公事則大駕已興陛楯皆出此人主御朝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主夙興旰事無關于禮亦云足矣而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日中昃不皇暇食猶若不給乃令陛下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侍立但見陛下淵默臨朝頃刻而罷未嘗躬親聽斷屈己訪問豈為君者真若是易易邪臣又退而觀于有位蟲飛而興會盈而退乘軒列哄以造厥司涉筆占位以書乃事文案山疊披閱未終而鳴鐘戒時聚食而返或造請權

勢或奔走書謁此百官一日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曹列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古人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任至不輕也况今内訌外猘事幾錯至豈是苟安之時臣每旦就列但見羣臣位卑勢踈者猶能治常程文書制錢穀出入位髙勢偪則謾不敢可否事優游拱嘿交委其責豈為臣者亦若是易易邪臣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惕然憂之矧惟民至神也下至衆也既神且衆而道謗市議每與上之論

若不相似然則是豈可藐如不聞乎陛下潛邸舊學講究新功閱天下義理不為不多願試以臣言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而思古昔以來有偏聽獨任忠言淺聞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令不本於誠而挈持虛器長久而不墜者乎夫危機屢發而旋止此非美政也失今不治痞膈日甚將為不可治之證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陛下便朝講幄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十餘講讀官縱下情未達無由

上聞臣竊見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親擢且非時宣名
與之從容講論雖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進見
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
從一員晝直夜宿以備不時宣名令陛下便殿講幄之
暇深居禁中澹然無營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耆哲位之
禁近日輪一員時賜名對從容講論以盡下情乎祖宗
時除臺諫亦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自
慶元權臣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為廟堂私人臣以為

自今陛下於輪對羣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鯁器識之醇明東自宸衷或遇臺諫有闕獨不可親加選任以盡下情乎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付之外廷集議自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為自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廷辯衆决以盡下情乎祖宗時輪對羣臣及見辭官率是兩三班或食已再引自比日以來創引一班罕所諮訪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冀感格蓄聞以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

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對羣臣反覆問辯以盡下情乎祖宗時置登聞檢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幾密皆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虚設自今獨不可申嚴厥司勿皆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省事以來猶及聞前輩大老歷歷能言高宗孝廟時數對羣臣及親擢臺諫等事又有語及兩朝集議輪對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恨不同時之嘆自孽韓柄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高孝常行之規

繼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蕩揺此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為陛下計矣臣西蜀寒遠誤蒙陛下不以人廢言亟下求言之詔臣感泣思奮恨無以報稱今臣適以舊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俞允恐疾狀轉劇無復瞻望清光之日故尚支持餘息為陛下懇懇言之

貼黃

臣竊見先朝奏疏率是直書其事無所隱諱乃自近歲先頌君德次陳時弊夫柔行巽入以庶幾萬一感悟固人臣之不得已不思本末源流元自一貫故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初無二本今若曰君德已無闕特朝廷未清百官未治方外多虞如此則是心既正身既修而不能以治天下國家萬無是理陛下嗣德之初聽言之道

尤當致謹如前所云雖是人臣務取婉順引其君以當道然恐傷於太易昧聖賢正本之論啓人主自足之心是敢僭陳併祈睿鑒

又貼黄

臣嘉泰間為學官伏覩寧考以火災求言時封章者百餘亦多有剴切者雖曰降付後省而不曾施行嘉定八年旱蝗封事亦付後省看詳見之施行此意視前加廣臣時持節東川但見朝廷摘出頒行惟唐天

鐸奏狀其詞謟佞卑鄙固已料其為反覆之人後來果聞以邪謀被戮夫嘉泰求言而不行固權姦之無識嘉定雖亦施行乃取一唐天鐸則與其元無施行也況天鐸始謟而終叛以此尤見鯁直者雖稍忤而終可信謟佞者雖易信而終可疑今來封事欲乞睿旨嚴限督趣委官選類取其不阿者用其言而顯其人毋為具文天下幸甚

鶴山集卷十七